

〔苏〕斯·埃·卡尔克林娜 著

家庭环境 与孩子的成长



世界知识出版社

家庭环境与孩子的成长

〔苏〕斯·埃·卡尔克林娜 著

崔夕阳 译 马陵君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ПРОБЛЕМЫ СЕМЕЙН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Светлана Эдуардовна Карклина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3

根据莫斯科俄罗斯出版社1983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薛克夫

封面设计：王麟生

家庭环境与孩子的成长

〔苏〕斯·埃·卡尔克林娜 著

崔夕阳 译 马陵君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32开本 印张：6.5 字数：118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346-6/G·90 定价：2.30元

译者的话

本书于1983年由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苏联教育学副博士斯·埃·卡尔克林娜。

作者在学校执教多年，对儿童心理学颇有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教学育人的经验。在本书中，作者参考了苏联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大量研究成果，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工作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青少年在家庭中的思想政治、劳动、美学、品行教育等问题。

本书具有举例多、说理性强、道理深入浅出之特点，在青少年家庭教育方面确有不少称道之处，值得我国广大教师、家长一读。

目 录

第一章	家庭教育的条件	1
第二章	为国树人	50
第三章	劳动的威力	127
第四章	培养当家人	155

第 一 章

家庭教育的条件

家庭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起点，也是其个性形成的源头。这就是说，婚姻家庭关系愈牢固，这方面的道德观念愈成熟，教育子女的条件就愈好。

社会学家们认定，家庭教育的潜能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家庭物质及生活居住的条件；家长的文化教养水平；家庭中的道德心理气候；父母在孩子们心中的威信及孩子们对父母的信任程度；在家中对孩子们的要求的一致性。

上述诸因素是由苏联共青团中央高级团校科研所的社会学家们集体归纳和分析得出的。他们调查的情况如下：70%的家长（调查人数653人）具有八年级或更高些的文化水平，其中54%的人为中等、高等或不完全高等文化水平；苏联家庭物质生活的水平已提高到只有1.8%的家长认为儿童教育未能解决的原因是物质条件的缺乏，有3.2%的人认为是因为住房条件差。实际上，所有家庭都有电视机、17.3%的家庭有钢琴、84.5%的家庭里有录音机、51.8%拥有交通工具，其中15.8%拥有小轿车、85.6%的家庭居住在单独的住房里。

与此同时，苏联家庭的物质福利还在不断增长。除了提高工资外，社会消费基金还在逐年增加，由此而使免费医疗、各种补助金、养老金及学生们的助学金得到保障，使一年一度休假的费用及免费或优惠去疗养院、休养所的开支得到保障，并使孩子们的学龄前教育及对公职人员进行免费教育和提高也得到了保障。总之，国家每年用于一个学生的开支是：普通学校180卢布；中等专业学校670卢布；高等学校1000卢布以上；一个托儿所的幼儿每年要用550卢布以上；幼儿园一名儿童用470多卢布。这些开支的80%是由国家负担的。

截至1979年底，全国具有高等、中等（完全及不完全的）教育水平的居民人数已达1.4亿人，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半数。普及中学教育正在实施，只在1966—1979年间就有5500万男女青年受到了中等教育（普通及专业的），相当于过去整个苏维埃政权时期得到中等教育人数的两倍。所有这一切都进一步巩固了苏联的家庭和家庭物质及道德基础。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指出，婚姻家庭关系在随着苏联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一系列不良情况的影响。

首先是家庭中家长们的个人意识与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家庭教育问题。譬如，许多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整体来讲是一进步现象，但这却导致教育下一代方面产生许多不良现象：依赖心理、不爱劳动、缺乏劳动习

惯、蔑视工人职业等。

孩子们早熟的速度加快了，而中等教育的普及却推迟了年轻人取得经济独立、担负社会责任的时间，这种矛盾造成了青少年的幼稚化，这正在成为社会的现实危险。老一辈人对孩子们的关心经常转化成为每日每时对他们的照顾。但恰恰是自立和严格要求才是使年轻人成为符合既享有广泛权利又负有重大义务的社会主义公民标准的人。结果，青少年的生活目标往往不对头。如果1950年有7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考上大学的话，而现在只有15%。然而，尽管如此，80—90%的中学生一如既往地想上大学，而落第者往往带着生活失落感参加工作。

还有一些从整体说来是社会主义合理的和进步的趋势也在使教育进程复杂化，比如所谓的高级物质需求（不仅是必要的物质需求）的增长，从儿童到成人，各个层次居民间信息量的扩大、体力消耗的减少、精神负荷的增加等等。

家庭教育中一些个别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家长们缺乏教育的知识，不善于调节家庭内部的关系。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由于家长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工作繁忙，自学时间增加，从而推卸了教育子女的责任，并将其转嫁给幼儿园和学校。

这是根本不对的。新西伯利亚的学者们所进行的社会调查表明，在青年人做出人生重大选择时，起主导作用的正是家庭。

家长们经常在问：教育孩子应从何处着手？遇到这种问题时，我总是想起著名的 弗朗西斯·培

根^①的话。他说过，如果想使树比过去多结果，那就别管叶子，而只需松土并给它的根培上新土。换言之，如果您想教育好孩子，那末就应依照家庭形成及发展的所有规律，搞好家庭的组织工作。而这样的规律是存在的，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家庭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组织。这种家庭的特征是什么呢？首先应该是，该家庭的成员怎样对待国内外大事；怎么看待国家对外政策；他们订阅哪些报刊；是否讨论现实的重大问题；是否一道去看电影看戏；他们喜欢看什么电影和戏；怎样庆祝节日；对宗教态度如何；进行何种社会工作；在劳动集体中的地位如何；劳动态度怎样。

家庭是一个集体，因而孩子们应感到自己是其平等的一员，参与家庭所有事务，与父母一道同甘共苦，了解并参加安排家庭开支，担负一定的家务负担，对长者负责并关心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家庭有着自己的家风。

但是，究竟是什么决定着家庭的心理气候？如何确立家长与孩子之间正确的关系？父母的感情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如何使学校、家长的要求趋于一致？

本书的第一章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与一个学生的家长进行了一次交谈：

①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创始人。——译者

“譬如我，”学生的父亲说道，“毕业于建筑学院。我知道，要使房子不倒应在哪里支根柱子。而您是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同样应该确切地知道，为将我的儿子造就成真正的苏维埃公民需要在什么地方下功夫。请给我开一张科学的药方，让我那散慢成性的尼古拉成长为一个有用的人。”

应该说，我和这位做父亲的没能谈拢。要知道，教育上的灵丹妙药是没有的，甚至连医生对同样病症的患者开药也是视其机体的特点，因人而异。

教育工作更为复杂，每一种教育方法的施用都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心理、生理的不同特点。重要的是对您的教育对象要有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诚然，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也有不少教育好孩子所必不可少的规律性东西。譬如，教育者必须受到孩子们的尊重，在他们中享有威信。事实上，如果孩子不尊重父母的意见，那末在家庭里就无父母的影响可言。然而，这种情况却屡见不鲜。

那么，靠什么来解决呢？显然，首先是希望您珍重自己的威信，它易失不易得。如果想让孩子尊重您，那么自幼就要培养他尊重别人，爱别人，并在这方面从自己做起，为他作出榜样。

在我的工作实践中，遇到过这样可悲的情况。一天上课前，五年级学生因纳跑到我跟前。看得出她有急事要同我商量。

“我爸爸来了。”她脱口而出。

我们都知道因纳是她母亲一个人拉扯大的，她

三岁的时候，父亲弃家出走。现在与父亲初次见面，她激动不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妈妈总说，他又懒又凶，可是我看他根本不是那种人，他快活善良，他陪着我玩，还同我一道散步呢！后来，妈妈对他说：‘你既然抛弃了我们，那就没有必要再来。’他走后，妈妈对我讲：‘你要是变成像你爸爸那样的人，你可就要倒霉了。他是个不怎么样的提琴师。这个人简直让人讨厌。扔下了你，他有别的孩子，他爱那些孩子，惟独不爱你。下次如果他再来，你别理他，他不配。’”

我把女孩子的妈妈请了来，想劝她别这样轻易毁掉孩子对父亲的尊重。可是她两眼透过镜框看了看我，明确表示：

“我自己明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是混蛋，女儿也应该懂得这一点。我是她妈妈，我爱她，我一个人也能使她幸福。”

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们的舆论都不能使因纳的妈妈认识到这样教育女儿是错误的。

“因纳是我生活中惟一的慰藉，我放弃了追求个人幸福，把一切都给了她，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为了使她什么也不缺，应有尽有。”

事实的确如此。妈妈为因纳不仅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还请了高水平的教师教她学音乐，总之，孩子要星星不给月亮。母亲把自己所有空闲时间都给了孩子，陪她一同去参观博物馆，一同出入电影院，一道读书。仿佛天底下再也找不到像这母女俩

那样要好的朋友了。

但是，这一切都只能是“好像”，因纳孤傲、自私，所以同学们不喜欢她，当请她在年级晚会上演奏时，她看了看同学们，嘲讽地说：“可惜的是没有知音哪！我弹的曲子你们听不懂，我只弹严肃的曲子。”

因纳上九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新体育教员。在他的第一节课上，因纳带来了一只猫，老师一气之下把她轰出了体育馆，临出门时，她冲着老师大声说：“哼！蠢驴一头。”全班同学为此非常气愤，决定召开共青团会议，要求她向老师道歉。

为此，我们把因纳的妈妈请了来，但在教研室与她的谈话却是不愉快的。听完情况介绍后，她的母亲卓娅·尼古拉耶芙娜大笑道：“当老师的不懂得开玩笑，那有什么办法呢！而事后干吗搞得满城风雨？如果是数学老师还可以道歉，可这是个搞体育的毛头小伙子。”

“他是教师，他有权教育您的女儿。”

“不该让他当教师。”她打断我的话说，而后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在我看来，许多老师是在误人子弟。”

她再也不想继续谈了，于是推开门，扬长而去。

然而，没过多久，因纳的妈妈又来了，这次她是不请自到。她气喘吁吁地闯进教研室，手里挥动着叠成四折的《共青团真理报》叫嚷道：“你们看看人家别的学校是怎样教育孩子的，世上毕竟还是

有好学校、好老师嘛！而你们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样儿啦！我要去告你们。”

大家都默不作声。

“你们各位都瞧瞧！”她急忙地打开手提包，拿出一摞厚厚的纸条，往桌子上一放。

原来，因纳想在新年前得到一双新皮鞋，妈妈一时未答应，结果女儿就不再理妈妈了，连话也不和她讲，女儿和妈妈公开顶起牛来。

“因纳不理我。”女人哭诉道，“我连哄带吓，她都无动于衷，什么也听不进去，一摔门把自己锁在屋里不再露面，如果有事对我讲就写纸条，所有纸条一律没有称呼，只是干巴巴地写道：

‘今日晚归’，‘给我五个卢布。’若是这可怜的几个卢布不给她，她就当着你的面，把书架上的书一古脑儿地拽下来，抱到旧书店去卖掉，事后在桌上留下一个字条，上面写道：‘书是我的，随我处理。’”

做妈妈的啜泣不止。我们虽然觉得不好说，但还是对她以实相告：

“这方面的事，我们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您，是您自己拆了自己的台，您想以毁掉他人威信为代价，来树立您的威信。可您从来也不想想自己的问题。因纳不可能爱您，尊敬您，因为她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后来，母亲把因纳转到另一所学校，在那里这个孩子也不能合群，但总算毕了业，上了大学。她以后的命运如何我不清楚。但几乎可以断言，这位

母亲未必能得到她惟一的女儿的爱和尊敬。哥德曾讲过：“旁人对我们的尊重程度取决于我们。”

卓娅·尼古拉耶芙娜这一事例颇有教益。许多家长认为，自己的威信是父母权力的某种象征，这一威望因其在家庭中所处地位而为他们所固有。然而，这是错误的，威信不能人为地去树立。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说得好：“威权的根源只出于一个地方：那就是父母的操行，包括行为的各个方面——换句话说，包括父母的全部生活：他们的工作、思想、习惯、感觉和意图。”^①

说得多好啊！真是入木三分。

几年前，莫斯科市一所中学里举行毕业生授奖晚会。

一个身材瘦削、体态匀称的小伙子登上了讲台，他那件深色的西装仔细地熨烫过，但一眼可见地显得过小，一双男子汉粗壮的劳动手臂，在短袖口外垂着，小伙子荣获金质奖章，全大厅的人为他热烈鼓掌。他在台上停下脚步，两眼在大厅人群中搜索着，然后小声招呼道：

“妈妈，到这边来。”

于是一位个子不高，发式普通，面带窘色的女人走到台上。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儿子手中的盒子，仔细地端详着奖章，而后搂着儿子，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整个大厅欢呼起来，如同狂涛巨浪，所

① 见《马卡连柯全集》第4卷，第17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译者

有人都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来宾们询问着。

这时，数学老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庄重地回答说：

“这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典礼，我们为社会又培养了一个真正的人。对此我们感谢他的妈妈、深受大家爱戴的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

事实上，在学校里大家都非同寻常地谈起这位普通纺织女工的名字，无不对这位为培养出色的孩子而进行大量细致工作的母亲满怀敬意。

然而，这母子俩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父亲去世时，大孩子沃洛佳年仅12岁，小塔季扬娜还在上托儿所，而根纳和托利亚正上幼儿园。

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因悲伤过度而面色发青，但她坚定地支撑着，孩子们要靠她扶养呀！妈妈开始做两个班的工作，所有家务都落到儿子身上。全家大清早就起床，简简单单地吃完早饭，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离家去上班，沃洛佳同两个小家伙推着小雪橇把塔季扬娜送到托儿所，顺路再把两个大点的孩子送到幼儿园。沃洛佳的书包里除了书本外，还有一副网袋，放学后先去菜店，然后再去买面包。

孩子的日程表每天都是排得满满的，每分钟都列入计划之内，五点钟接孩子，在这之前先要做完功课。沃洛佳做这些事，谁也不知道，可他的学习成绩总是五分，如果偶尔得了一个别的分数，大家都为他难过，并不是为沃洛佳本人伤感，而是为做

母亲的动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会伤她的心。她是多么希望沃洛佳顺顺当当地毕业呀！

如果家中哪个孩子生了病，护理病号又是沃洛佳的事，妈妈不能丢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和同学总是伸出援助之手。同学们都愿意到沃洛佳家里来，给他补习功课，将新的知识讲给他听。这个家庭的气氛很好，房间虽挤，但总是窗明几净，气氛安宁。所有的人都有事可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务活儿，甚至连三岁的塔季扬娜也不例外，她的任务是洗汤匙，打扫走廊。

每当妈妈洗衣服时，孩子们都挽起袖子帮忙，沃洛佳去晾晒衣服，弟弟们负责传递，小塔季扬娜则送来小衣夹。除自己家务活外，孩子们还经常帮助邻居们，提垃圾桶、擦走廊、扫小路等。这些事他们都高兴地去做，从不需强迫。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常提醒他们：“去问问拉娅大婶，要不要帮她一把，人家一个人过日子，家务活儿够累的，我们人手多，比她好过。”

每逢节日，他们都会给邻居送去贺节卡片，班主任老师也同样会收到这种卡片。这时孩子们往往补充道，“妈妈请您到我家来过节，她烤肉饼招待，请来吧。”遇到家庭喜庆日子，左邻右舍也被邀来参加，孩子们从耳闻目睹中，得到的熏陶就是对待他人要充满爱和尊重之情。

如果在学校里给孩子们发苹果、柑子，他们从不在学校里吃，而是带回家来。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大家平分。这已成了家庭生活中不成文的

规矩。

类似不成文的规矩还有许多：妈妈下夜班回来后，白天要睡觉，孩子们都懂事地不进屋，到院子里玩，或坐在厨房里；吃饭时，第一盘菜总是先端给妈妈；每天清晨孩子们一定要问候妈妈，道一声“早安！”虽然家境清贫，但这里大家不重言语，而看行动，孩子们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母亲的爱，这里还寓有更为高尚的内涵。

现在沃洛佳毕了业，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陪着儿子登台受奖是很自然的。她一道几何题也不能替儿子解，但却帮了儿子大忙：她以严格的爱教会了他爱劳动，尊敬他人，不畏困难，教会他做一个公正诚实的人。

“这位母亲真有福气！养了这么一个好儿子。”邻座的一位妇女说道。

“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道，“是做儿子的有福，因为他有这样一位母亲。”

我想以马卡连柯的话作为有关父母威信谈话的结束语：

“在苏维埃家庭里，真正的父母威信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

父母威信的主要基础只能建立在父母的生活和工作上，建立在父母的公民面貌和父母的行为上。管理家庭是一件重大的工作，父母领导着这种工作，并对社会、对自己的幸福、对儿童的生活负责这种工作。如果父母能够忠诚地、合理地担当这一